



孙海浪 著

长篇纪实文学

子女的自白 离异家庭





孙海浪 著

长篇纪实文学

中国少年儿童

子女的自由 离异家庭

(京)新登字084号

封面设计：杨 群

责任编辑：杨 群

离异家庭子女的自白

孙海浪 著

中国少年儿童出版社出版 发行

北京景山学校印刷厂印刷 新华书店经销

*

787×970 1/32 7印张 2插页 116千字

1992年9月北京第1版 1992年9月北京第1次印刷

印数1—1200册 定价2.50元

凡有印装问题 可向承印厂调换

目 录

小序：一串震荡中国社会的 涟漪.....	(1)
“小把戏”的一段陈诉.....	(7)
一个小和尚的痛苦经历.....	(18)
这，不是妈妈的过错.....	(31)
妈妈，我想悄悄对您说 ——一个11岁女孩的日记.....	(41)
三个妈妈和被我毒死的生父.....	(58)
周围有无数双冷漠的眼睛.....	(80)
我是个被拐卖的少女.....	(98)
阿姨，求你留下我!	(112)
我恨后妈心太狠.....	(124)

- 真的，我不知道父母的姓名……(137)
阿姨，请别再敲我们家的门
——一个女中学生未发出的一封信…(146)
生有何罪？……………(156)
我有一个好后爸……………(169)
自己种下的苦果自己尝……………(180)
爸爸临终前留下一串泪……………(192)
我在重圆的破镜里欢笑……………(201)
尾声：“家庭和世界”的困惑
与思索……………(212)

小序：一串震荡中国社会的涟漪

据《中国新闻》1989年10月12日一篇报道披露：“中国现有450多万对离婚的人”。

近年来，上海的婚变现象不断增多，据有关部门统计：1987年上海市的离婚数是1.13万对，1988年是1.34万对，比上一年递增了0.21个千分点；1989年上海的离婚人数上升到1.56万对，比1988年递增0.22个千分点。1990年以后的离婚数还在持续地增多。

在不断上升的离婚案例中，呈现出这样几多：一是年纪轻的多；二是婚龄短的多；三是受赌博、出国等一些社会现象影响的多。某区对半年内的离婚对象分析后发现，30周岁以下的占40%，婚龄不足2年的占18%，3至5年的占32.6%，婚龄最短的仅几个月；还有23%的对象领取了结婚证书后，尚未正式组织起家庭，就办了离婚手续。

据青岛市法院透露：青岛市自1986年以来，离婚案件年递增率为10%以上。1986年，全市离婚案2753起；1987年3499起；而到1990年增至5357起，增长了13.2%。女性主动提出离婚占整个离婚案的60%以上。

青岛城乡婚姻破裂的家庭，文化结构以初中为主，年龄以28岁至38岁为“危险年龄段”，职业结构工人占比例较大，近几年个体户离婚也为数不少。离婚原因不外乎这么几种：性格不合，一方有外遇，结婚草率，经济问题及因生养女孩或赡养老人等隐性矛盾。

与西方一些国家相比，显然我国离婚人数的递增是缓慢的。但持续上升的离婚人数和不断解体的一个个小家庭，却正在或继续带来一系列的问题。

这是一串引起社会震荡的涟漪！

托尔斯泰在他的不朽著作《安娜·卡列尼娜》中，开宗明义的第一句话就是：“幸福的家庭都是相似的；不幸的家庭各有各的不幸。”在西方的家庭中，离婚十分普遍。夫妻关系完全以“感情为转移”，很少有其他方面的牵挂。据美国《新闻周刊》报道：“传统的美国家庭正在解体”。仅1978年，美国每两对结婚的夫妇有一对离婚。1979年有近120万对夫妇离婚，几乎是十年前的两倍。每千对夫妇的离婚率从十年前的13.4%增加到现在的22.8%。

由于离婚日益增多，美国的“单亲家庭”（即子女只同父母中的一方居住的家庭）从1970年的2170万户，增为1982年的3500万户（1982年美国共有8380万户家庭）。在社会上，离婚几乎不会受到任何谴责和非难，公民们甚至建议在修改的法律中“将离婚看做是人们可以得到的权力。”

在中国这块文明而古老的土地则不同，对于婚姻、爱情、家庭及对子女的抚养、教育，虽也存在着种种困惑与烦恼，但绝大多数核心家庭的夫妇，仍然坚守“风雨同舟”、“白头偕老”的传统。上海徐汇区曾对该区离婚情况作过一项调查：若以每年离婚数与结婚夫妇相比，1977年的离婚率为5.31%，1979年为2.99%。1981年为2.32%。5年平均离婚率仅为2.96%。中国的离婚率低，除与社会风俗、道德、法律等一系列因素有关外，还有一个重要的原因是，其子女是家庭三角中的支撑点。夫妻之间产生了矛盾和纠纷，孩子成了疏通和增进父母感情的纽带和桥梁。

世界上从来没有一个地方把婚姻视作个人的私事。一个社会的持续发展，从某种程度上说，来源于家庭的稳定。因为人类的社会生活是以群体为特征的。家庭是人类群体的一种特有形式，是国家最基本的生活、生产单位，是养育孩子的摇篮，它和社会息息相关。在一个国家，如果家庭这个细胞

发育不正常，就会给社会带来不幸和纷扰。同时，婚姻既然是用社会力量造成的，而个人感情又常常和社会发生矛盾，于是在一个生活最隐秘的角落里，便造成许多悲欢离合的故事。

值得引起社会各方面高度重视和特别关注的是，今天，改革的触角已悄悄伸到每个家庭。这些年，人们的日子越过越红火。对外开放搞活，不仅引进了彩电、收录机、迪斯科、可乐，就连弗洛依德也在黄土高坡上大放异彩，弄得好端端的中国夫妻们都有“自己的追求”，遍地皆是“理想与现实”的冲突。人们将面临着事业、生活方式和道德观念的重新选择。痛苦、徘徊、欢乐、幸福及种种矛盾的心理由此而生。

家庭是社会的细胞。既然社会的持续发展来源于家庭的稳定，那么，中国家庭婚姻裂变的状况究竟如何呢？人们都把沉思的目光投向这神秘的一页。

“清官难断家务事。”家庭破裂，原因错综复杂。那么，在即将分手的“他”与“她”之间，在离异家庭子女的那个特殊天地里，我们看到了什么呢？

一篇题为《孩子受父母离婚影响大》的调查报告这样写道：

“据调查的不完全统计，近1/4的离异家庭的孩子，在父母离婚的半年时间里有强烈的恐惧、愤怒

和羞愧感。近半数孩子出现哭叫等不良的行为反应，变得对成人怀有敌意和攻击性。近 1/3 的孩子因父母离异而趋于冷漠，遇事无动于衷，或者变得爱撒谎，不爱回家。有的甚至日渐懒散堕落。

“理智认识水平受制于情感障碍，离异家庭的孩子认识水平低下。

“在谈到自己的父母时，许多孩子不敢如实说明自己的想法。即使如此，也有 1/4 的离异家庭的孩子说不满意，一半以上的孩子对父母不信任。

“调查说明，虽然也有逆境成才的个例，个别离异家庭子女极为出色，但鉴于上述消极影响，还是奉劝人们谨慎结婚，也谨慎离婚。”

一位12岁的女孩在父母离异后情绪低落，那颗幼小的心灵里受尽创伤。她在一篇《我又哭了》的作文中写道：“昨天，姐姐对我说，爸爸和妈妈真的离婚了。我听后，放声大哭，苦涩的泪水从我脸颊上流下来，我心里像刀割一样难受。为什么？这是为什么？我没有爸爸、妈妈了，一个幸福美满的家庭一下四分五裂了！我痛苦，我伤心。当我从妈妈手里看到法院的《民事调解书》时，我差点昏了过去。从此以后，我再也得不到母爱了，姐姐再也得不到父爱了，多惨呀！……世界对我太不公平了，在这短短的12个年头中，我就遭到了一次沉重的打击！”

这是发自一个离异家庭子女内心的呼唤。

俗话说：“宁拆十座庙，不破一门婚。”中国的婚姻，仿佛是一座准进不准出的“围城”。这话似乎封建保守，妨碍婚姻自由，但细细一琢磨，却是既合国情又有道理的。

当然，离异对于感情确已破裂的父母来说，或许是一种痛苦的解脱。但是，大人尽可以走自己的路，孩子呢？孩子怎么办？

为此，笔者深入一些学校、街道办事处、社会福利孤儿院、收容遣送站及少管所、法院等单位，采访了二、三十个不同类型的离异家庭子女。他们的处境和心态究竟如何呢？请听听他们自己的回答吧。

“小把戏”的一段陈诉

火车站日夜都是繁乱、嘈杂的。天刚蒙蒙亮，这里的空气就又粘又脏，人们提着大包小包，吆喝着挤来挤去。在售票处附近，一个“小把戏”的精彩表演吸引了不少观众。这孩子只有16岁，胖嘟嘟的身材，穿着件又脏又破的蓝色运动衫。他长有癞疮的面孔粘满尘土，仿佛从哪座土地庙里钻出来的“土地爷”。他那双灵活、快活的眼睛，在满脸乌黑的尘土里转动着，目光像火苗一般闪灼。扁平的嘴角显出“欺、哄、赖、骗”的神态。他一面敲着铜锣，一面对大家说：“真金不怕火炼，假金见火熔。真的割不断，假的接不拢！各位先生、小姐、老爷、太太们！请看我的真功夫！”说着，他脱下上衣，往地上一甩，把五六根细铁丝缠扎在自己赤膊上，并请人用老虎钳将铁丝头拧紧，然后吸一口气，把肚皮鼓得大大的，猛一跺脚，铁丝噼啪全部绷断了！身上现出一条条深深的血痕……

众人向这个男孩投以怜惜的目光，往铜锣里投

下大小硬币和零星小钱。

接着，他又要了一套小魔术——“河郎怪”。他把两根扎有橡皮筋的筷子放在地上，用一块小红布罩着。他闭住双眼叨念了一句：“河郎怪，快快来，给我跳个‘左边拐’！”那红布的一边便翘了起来；他又念了一声：“河郎怪，乖乖乖，给我蹦个‘右边摆’！”那红布的另一边又翘起来。他笑着，搓了搓手，在红布上吹了口气，那红布的左右两边便同时翘起；再踩一下脚，那红布的中间便“呼”地站立起来，还一蹦一跳会走路呢！

这时，观众又从沉闷的空气里活跃起来，鼓掌、惊叹、哈哈大笑……

事后，我采访了这位流落街头的小魔术师。他名叫侯春云，是甘肃省M县某村一个离异家庭的孩子。当我问起这孩子的身世和经历时，他低着头，沉默了许久，对我这样诉说——

我的家乡在山沟里，那儿住着一百户人家。

本来，我家里有爸爸、妈妈、姐姐、弟弟和我，共5口人。爸爸、妈妈都是农民，有四五亩地、20头猪、十几只羊，还有一匹马、一头牛。应该说，日子还是过得挺不错的。开始，父母相处还好，后来就不行了。那时，我还不满10岁，爸爸、妈妈就天天吵着要离婚。他们几乎天天打架，常常为一件

小事拍桌子、摔板凳，互不相让。后来不知为什么，爸爸单独一人去外县种畜场放羊，一年也难得回家几次。我望见妈妈整日愁眉不展，暗暗流泪，就装着没看见，默默地走开。劝也不顶用。你想想，那么多亲戚朋友都劝过，爸爸只当作耳边风，一句也听不进。我小孩子的话顶个屁用！

爸爸即使回家，也是跟妈妈吵嘴相骂。有一次，爸爸为家里跑了一只羊羔的事跟妈妈打架，把妈妈打得鼻青脸肿。妈妈伤心地哭了一夜。我在大爷家割小麦，等我第二天回到家，才知道妈妈带着弟弟跑走了。

当时，我禁不住哇哇大哭起来！我不能离开弟弟呀！我们朝夕相伴，平日在一块玩得多痛快！那时，弟弟才只有五六岁，是个活泼可爱的调皮鬼。他能用手捂住鼻子学鸡啼，挡住嘴巴学狗叫，还会在草地上一连翻几个跟斗。小时候，我常常带弟弟上山去割草。我们踏石梯，爬悬崖，在山顶捉蚱蜢，捕麻雀，打野鸡。一次，有一只又肥又大的老野鸡，正把头埋在翅膀里下蛋呢！一下就被我抓住了。野鸡蛋比家鸡蛋小，带白色。我们美美地吃了一餐，吃得可开心呵！

那年夏天，我和弟弟逮住了一只猫头鹰，用麻绳绑住它的脚，只养了四天，它就死了。听姐姐说，猫头鹰喜欢生活在山野的树丛里，不喜欢人家用

绳子绑住它。这只猫头鹰是被我和弟弟活活气死的。

但这一切，都只能留给我回忆，只能说是一场梦。妈妈带着弟弟出去四五个月了，我再也见不到弟弟那活蹦乱跳的轻捷身影，再也听不到他那格格响的、又脆又甜的欢笑声！我常常站在离村两三里远的高山上遥望、顾盼，总希望有一天妈妈牵着弟弟，从山脚拐弯的那条小路奇迹般地走来。因为这条路连着县城，通往很远、很远的地方。然而，这只不过是我的幻想：那条古老、熟悉的小路除村民推车或挑担匆匆而过外，却永远显得那么寂寞，死板，枯燥无味！

从此，爸爸的脾气更暴躁了。他是个大酒鬼，我们全家人都怕他酗酒。他一喝酒就摔酒壶，扔杯子，连收录机都砸，砸碎了又心疼，又去买，买回来的东西在家摆不了几天，火气一上来又砸，简直像疯子。他就这么个德行！爸爸发脾气时，妈妈、姐姐都悄悄走开，我也不敢吱声，谁也不敢惹他。我和姐姐就成了爸爸的出气筒，平日总看他的脸色行事。

一天早晨，妈妈突然带着弟弟回家了。妈妈仍穿着那件破旧的蓝衫，眼角刻着很深的皱纹，脸颊的皮肤也变得松弛，现出苦闷和忧郁的神态。弟弟长高了，但比过去瘦弱，脸色黄黄的。他一见到我，

就亲昵地靠在我身边，还拉着我的手，似乎怕我跑掉。他抬起头，抿嘴朝我笑笑，却笑得很不自然，这种笑，很深沉，蕴含着一种苦涩的滋味……

我心里很难过：这不是我先前的弟弟！他的性格变了，完全变了！他是一个“小大人”、“小老头”！

我热泪盈眶地抱着弟弟说：“冬根，你再也别走了！永远……就留在哥哥身边，跟哥哥玩……”弟弟也哭了，一个劲地点头。妈妈侧过脸，咬住颤动的嘴唇，不让泪水流下来。过了一会儿，弟弟对我说：“哥，我们去鸽子窝摸鸽子蛋玩吧？”顿时，他的精神负担烟消云散，又变得这么不懂事！

姐姐哄着弟弟到屋外玩去了，我立即问妈妈：“妈，你今天回来，不走了吧？”妈妈沉默了许久，没有回答。我就知道这里面有问题，不然，妈妈为什么一跨进门就沉下脸呢？

后来，爸爸回家了，他冷冷地盯了妈妈一眼，挖苦说：“哟，什么风把你吹回家来了？你不是到外面去闯花花世界去了吗？怎么还记得回来！”

妈妈说：“我回来看看孩子……”她的声音很轻，很温和，似乎在争取爸爸的同情和谅解。

“在你眼里，还会有孩子！”爸爸把拳头狠狠地捶在桌子上，暴跳如雷地刺了一句。

妈妈没有作声。她只叹了口气，默默地掏出手

帕揩泪。

半夜里，我和姐弟都睡了。忽然，我迷迷糊糊地听见里间房里传来爸爸、妈妈激烈的争吵声。爸爸跺脚吼道：“离就离！他妈的老子早就想甩开你这个臭娘子！”说着，三拳两脚朝妈妈揍去。我在这边房里，清清楚楚地听见“咚咚咚”的拳击声，但没有听见妈妈哭。我知道，妈妈怕惊醒我们，怕在邻居面前丢脸，在顽强地忍耐和支撑着……第二天早晨，我才见到妈妈的左臂划开了一道深深伤口，流了很多血。这是爸爸一气之下，用菜刀砍的呵！

妈妈实在无法忍受下去，就到法院提出跟爸爸离婚。据说，开始法院考虑到几个孩子都还小，不同意判离婚，还派一位阿姨协同村委会的妇女主任上门做调解工作，但几经调解都不生效。等大家走了，爸爸甚至威胁妈妈说：“法院不判离，我自己‘判’！总有一天，老子要动刀子斩断你的手脚，让阎王见识一下我的厉害！”后来，法院的叔叔把爸爸叫去，严肃指责他虐待妻儿的不法行为，并警告他再这样下去，法律将不会饶过他！

几天后，爸爸和妈妈在法院办理了离婚手续。妈妈带走了姐姐和弟弟，家里只剩下孤独的我。

这样一来，我就更倒霉了。爸爸整天闷闷不乐，不是酗酒，就是一个劲地猛抽烟。他憋在心里的火气，动不动就往我们身上发。他把我的衣服、